

胶东风物

# 揭开青鱼消失的谜团

王东超

郝懿行《记海错》“青鱼”条：“青鱼，大者长尺许，腹、背鳞色俱青，以是得名。冰解春融，海鱼大上，挂网之繁，无虑千万，货者贱之。盐藏蒸啖，味亦非美，故少腌曝干，炙啖颇佳，次于柳叶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青鱼”即太平洋鲱，为硬骨鱼纲鲱形目鲱科鲱属鱼类。分布在黄海的鲱鱼是太平洋鲱的一个地方性种群，故亦称黄海鲱鱼。青鱼为冷温结群洄游性鱼类，摄食浮游生物。主要产卵场在荣成、威海沿岸浅水区，每年早春三四月间进行生殖活动，产沉性黏着性卵，受精卵附着于海藻上孵化，有时大量产在定置网具上。

黄县海域亦产青鱼，岬岛有“青鱼道”，当地有“青鱼救荒”的传说。荣成寻山街道有村名“青鱼滩”，位于桑沟湾和爱伦湾交汇处，以前每年谷雨前后，成群的青鱼聚集海湾产卵，打漂跳跃，此起彼伏，故此得名。据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青鱼繁殖季节在近岸的水里插一根竹竿，拥挤的鱼群可以让竹竿保持直立不倒，产的卵能把网眼“弥”死，拉都拉不动。但好景不再，荣成的情况我不太清楚，黄县这边我还是了解的，我在海边工作二十多年了，就从来没有在港栾码头上看到过青鱼！我有限的几次吃到青鱼，还是单位伙房从超市买来的产于大连的冰冻青鱼。是什么原因使得曾经盛极一时的青鱼踪影皆无呢？

据史志记载，山东海域历史上多次出现青鱼爆发式地增长，然后很快就消失不见的现象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《文登县志·土产》：“青鱼，《本草图经》古作鲱字，所谓五侯之鲱是也。旧产威海。大者长不满尺，多细骨，子最多。惊蛰后网取之，挂网之繁，无虑千万，货者贱之。名青者以其色也。自洋船飞驶海面，火轮激水，声如雷震，青鱼皆畏而远去，今竟为难得之物。”将青鱼的消失归罪到火轮船上，显然是无稽之谈。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信息茧房与思维僵化相结合的产物。1875年，距清朝灭亡还有三十来年，工科给事中陈彝上奏称：“电线之设，深入地底，横冲直贯，四通八达，地脉既绝，风侵水灌，势所必至，为子孙者心何以安？传曰：‘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’。藉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丘墓，听其设立铜线，尚安望尊君亲上乎？”竟然把架设电报线路与风水扯上了，再由不孝上纲上线到不忠的高度，也是个人才。

我看过一则资料，认为青鱼属于冷温性鱼类，数量受自然环境因素如降水、大风、日照特别是水温影响极大，这是引起青鱼世代数量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据记载，1900年前后青鱼旺发，在荣成、威海直至掖县沿岸，形成过相当规模的渔业。当时荣成青鱼滩、威海海埠的生产盛况至今流传于民间。但随后不久产量骤减，渔业停顿。1938年之后资源又有

回升，为当时山东主要经济鱼类之一，但数年之后就只有少量捕获了。自1967年起，青鱼再次在荣成、威海沿岸和石岛东南外海大量出现，成为拖网、沿岸定置网具、围网及流刺网捕捞对象，1972年产量达10.5万吨，而到了1985年，全省的青鱼产量只有1600多吨。而今几十年过去了，青鱼仍杳无踪迹，似乎已不仅仅是自然因素影响的原因了。

前段时间翻看《烟台水产志》，才揭开了这个谜团。书中提到了“捕青鱼会战”：黄海北部沿海历史上一直是青鱼重要的产卵场，1967年春讯，荣成用挂子网兼捕到一定数量的青鱼，引起水产部门的重视，组织试捕。1969年，鱼群密度极大，荣成的西庄村3月份的一天捕青鱼多达30万公斤。也有一网5万多公斤的记录，还有的渔船因进网青鱼太多把网压沉，只好把网门放开让鱼跑掉。掖县的围网船得到信息后，于1970年春组织了53只机帆船前往试捕，在海况不熟、没有探鱼仪，只好跟着国营渔轮乱投网的20多天里，平均每船产量仍有近5万公斤。于是省、地两级渔业指挥部门总结经验，发动捕青鱼会战，大搞青鱼生产。及至1972年，青鱼资源更加旺发，黄渤海三省一市的1万多只渔船蜂拥烟威、石岛各渔场，从荣成至威海沿岸布满了层层渔网。仅烟威地区就投入大小渔船3200多只，渔业劳力2.5万人，是年春汛捕青鱼8.2万吨，创历史最高纪录。1973年，捕捞青鱼的声势更大，江苏、浙江各省大围缙船也闻讯赶来，捕青鱼的渔船有4300多只，劳力已达5万多人，投入各种渔网10万多架，把一个6000多平方公里的渔场层层围住。最外层有上千的围网船昼夜不停地开着探鱼仪往来穿梭，发现鱼群就一网打尽。处在中央的是3万多架挂子网，借助潮流的威力把青鱼纳入网中。靠近岸边多岩礁的避风湾角处，布设了3000多盘牛网、袖网，拦截和迷惑青鱼使其自投罗网。另外还有三四千只锚流网小船，凭着自身机动灵活的特点，发现哪里有鱼就在哪里投网。会战期间，白天机器轰鸣，青烟缭绕；一到夜间，渔船灯光映照大海如同元宵灯市一般。“多打快运”成为当时的战斗口号，捕获的青鱼络绎不绝运至岸上，堆成一座座小山。这种盛况直至1975年才冷落下来，沿岸青鱼资源减退，围、刺网作业船也逐年减少。但享有盛名的长岛围网高手，善于在深水作业，顶凌把渔船开到越冬场堵截围捕，连续三年均得高产。1978年因青鱼资源严重衰退，才罢休转为其他生产。

这使得黄海北部的青鱼种群快五十年了都没缓过这一口气来，黄县海域看不到青鱼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。

奥地广记

## 招远有个日觉观

紫苏筱筱

我的家乡招远，是闻名遐迩的金都。世人皆知这里的地下埋藏着取之不尽的黄金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片土地上，还流淌着另一束清辉。它无需雕琢，也从不由人刻意找寻，只是静静立在青山叠翠间，历经岁月而不褪色。那是罗山的人文底蕴，像深山里的水，沉静，却有力量。

罗山从不是一座孤傲的山峰，而是连绵起伏的一脉青黛。山里有开发成熟的罗山国家森林公园，草木繁盛，灵气逼人；但在很多山友心里，半仙洞一带的野景，才是罗山最动人的模样。这里没有喧嚣，也没有门票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隐在荒草与奇石之间，守着一份天然，等每一个懂它的人前来。它在这里坐了七百年，不言不语，只等有缘分人驻足。

门楣上的三个字，清隽有力：日觉观。日日觉悟，日日觉知，日日醒着心，这便是“日觉”的深意。

这座道观始建于元代，七百年风雨更迭，它始终伫立在此。我常常想，当年为它取名的人，一定深谙修行的真谛。修行从不是一瞬间的顿悟，而是顿悟之后，依然能在柴米油盐里守得住初心，在日复一日的寻常里，记得时时自省。所以才有了“日觉”二字，像一声温柔的提醒：今天的你，比昨天更精进了吗？

两千五百年前，曾子说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反省的是为人处世的忠信与勤勉；如今我站在观前，也忍不住问自己：今日待人，是否多了一分赤诚？今日待己，是否少了一分敷衍？今日的脚步，是否比昨日更坚定？每个人的“三省”都不同，但那份不肯虚度、日日自省的心意，从未变过。

金末元初开始，就有隐士不断在此栖身，据说丘处机与他的弟子们，也曾半仙洞修练过一段时间。他们在石室里打坐，在石榻上休憩，看晨钟伴着云起，听暮鼓随着霞落。想来那时，拂过他们道袍的，也是这山间的风；沁入他们心底的，也是这松间的涛声。

曾子的自省，早于日觉观一千八百年。时空相隔甚远，可当我凝望这方匾额时，却分明感受到一种跨越千年的共鸣。儒者反省言行，道人觉悟心性，形式不同，那颗追求精进的心，却始终相通。曾子不会想到，千年之后，胶东罗山的一座道观，会以“日觉”为名，将他的自省精神传承下来，镌刻在门楣上，这精神之血脉，就这样无声地流淌着，从春秋战国的烽烟里流过来，从

金元的动荡里流过来，流进了我们心里。

如今也有人说，这名字原不是“日觉”，是“曰觉”，说古人著文时写“有观焉，曰觉观”，后人误把那个“曰”字也当了名字。这话实在站不住脚。天下那么多名刹古观，何曾有过用“曰”字命名的？普陀山不会叫“曰普陀山”，少林寺不会叫“曰少林寺”，“曰”是用来叙述的字，从来不是名号。就像咱给孩子取名“小明”，而不会在户口本上写“叫小明”。所以，请别用浅薄的认知，去辜负古人的匠心与智慧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里“觉”的本义是睡醒，是觉醒。直到唐宋之后，才渐渐有了“睡觉”的意思。日觉观始建于元代，那时“觉”字的主流含义正是觉悟与觉醒。所以这个字，该读二声 jué，而非四声 jiào。读二声，是清醒，是明悟，是日日自新的自我鞭策；读四声，是沉睡，是倦怠，是迷失在岁月里的庸碌。一字之音，藏着修行大道。

山风轻轻吹来，带着松脂的清芬，拂过脸颊，也沁人心脾。我忽然懂得，人生在世不必执着于功名得失，只愿能做到日觉日知。不问结果，只问本心，今天的我，是否比昨天更澄澈，更明亮，更有进益？

“日觉观”，这三个字真好。念在唇齿间，像山间的清泉漱过青石，凉润又清透，涤荡了心底所有的浮躁。那一刻，天更阔了，山更青了，风更柔了，我的心，也变得无比清朗。

临别时，我对着门楣深深一揖，走出很远还是忍不住回头，日觉观的轮廓在林梢间若隐若现，像是替山风送别，又像是在轻声叮咛，要日有所觉，日有所悟啊！

罗山的松风，半仙洞的石室，历代道人留下的足迹，都是这片土地写给岁月的情书，只等有有心人细细品读。正所谓“滴水映日辉，道观见人文”。一滴晨露，能映出太阳的光芒；一座道观，也能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。家乡有很多山，却只有一个半仙洞，今日，站在这日觉观前，才真正读懂了“觉”字的深意。

原来，故乡给予我们的，从来不只是金都的沃土，不只是安稳的生活，更是一颗日日自省、时时觉悟、步步精进的心。归途，暮霞披肩，心绪成行——

招携怀远地，烟霏染霞襟。  
华彩凝朝露，松风入梵音。  
云封半仙洞，峰映圣贤岑。  
日觉深林隐，时闻三省心。